

# 唐宋八家文讀本

五二

5  
8  
6

漢書門			
六	二	五	〇
六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六	漢	
函	二	書	
二	八	冊	號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0		
冊數	8 ( 3 )		
函號	360	8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八

柳宗元子厚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送澥序 古海字

淺草文庫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綢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

長仁



吾夫子三  
字略讀言  
吾達子之  
去也此古  
人句法須  
善會

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唯○虛○已○可○以○大○受○有受擇所  
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  
唯○學○言○可○以○修○辭○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  
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懈任是望  
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自○高○則○不○復○止○之林麓止  
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為學植品保世短章中一一色舉柳文絕調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  
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師德若崔比部于衛尉相  
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  
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為  
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  
取科名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  
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  
而此擽人者相質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  
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此情請屈以求進者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



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

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遠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頽。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此○儒○教○之○有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獲。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慙。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



嘗學於儒。持之不得。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  
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  
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前寫竊取科名情態。幾如鑄鼎象物。然未免傷於  
刻薄。後破求長生者之惑。不啻提其耳而警覺之  
也。蓋人能志聖人之道而求之。而行之。固有得壽  
之理。即不幸夭折。亦不得以不壽短其生平。若即  
以藥餌吐納為道。則人其形而木石龜蛇其實者。  
何比比也。此等正論。安得令談養生者一敬聽之。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名清臣睦州今嚴州

潤之盜錡。竊貸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  
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  
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  
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  
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  
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  
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  
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



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懽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錡所欲除，必能守法者也。錡既以叛誅，而守法之臣，猶棄之遠方，唐之用人，尚得謂無冤抑乎。序簡而能詳，筆力斬斬，是冗漫者對證之藥。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怨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練句 柳州 雙收 指未嘗自 未寔授口假令假借也 闕合傭也語不 咸豐



勞心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  
真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前規後頌。頌不忘規。牧民者宜銘座右。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為愚鳥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  
 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變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空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謔則茫然而不遺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布夷野冥而莫灰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絕於  
 溪石上

以愚辱溪柳子翫麟語也後善賤萬類陰言其識  
 清瑩秀徹陰言其清鏘鳴金石隱言其文又何等  
 自負寫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如此



序飲

買小印即愚溪之印一日鋤理。二日洗條。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銘。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湫。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斐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  
和者。有以促數糺。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  
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  
糺。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而從容。於以合山水  
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謫居中尋出樂境。先序事後序意。鍊字鍊句。鍊格。  
無一筆草草。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宅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樹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sub>五。句。用。韻。</sub>定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微曠合烟。登舟於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去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明如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  
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  
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  
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  
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  
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闕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  
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  
從六朝文出。而能脫去肥膩。風格自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  
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  
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  
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  
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  
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闕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  
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







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也  
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  
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刻於  
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  
刻於茲石

陳卧子云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嚴嚴觀  
者竦視

與昌黎送鄭尚書之南海及南海神廟碑一種筆  
墨無一句一字不樨鍊刻琢而成者也鋪陳始終  
折以法度極有典有則之文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  
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如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  
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  
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



極寫山行  
運糧之苦  
方形出與  
水利之有  
功若平叙  
開江易路  
直頭而發  
之弊

唐宋八家文選卷八

柳州

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產  
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  
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譚夫畢力。守  
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  
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  
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  
之弊。以備器用。即山就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奮錫之下。易甚  
朽壤。乃關乃壘。乃宜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  
壅土。疏通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  
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  
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即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  
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贖。增石為防。膏我稻梁。  
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

女死曰札。未名曰昏。見左傳。

唐宋八家文選卷八

三

明如



漢人幾欲部專燕許。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也。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與饗軍堂記一副筆墨皆鑄削煅煉而成者追撫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終筮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

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



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  
 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冑  
 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  
 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  
 篋。榘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  
 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  
 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  
 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  
 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闕。有司命太學之官

頗以為易專名與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闔中歐陽  
 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  
 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功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  
 見由夫三子者始。

博士助教之官於道則尊於職則散。沿至後代。比  
 於餼羊之供矣。文中先言章志興教之重。後言王  
 化既成無須教導。一時有文譽者耻為其官。何學  
 校之衰也。至相繼得三文士。京師異之。則人文之



唐元八家之詩  
不振可知矣。無限感慨。以回護出之。令讀者隱然  
遇之言外。  
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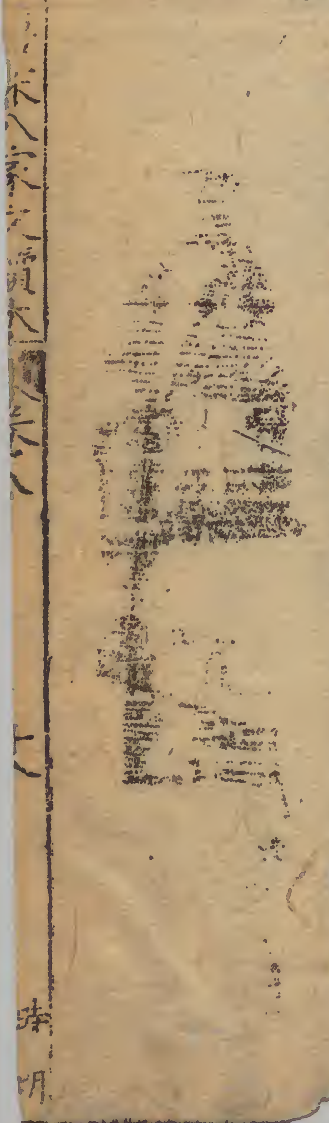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言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



福○發○出○正○論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  
○教○孝○弟○則○不○孝○弟○者○當○斥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  
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  
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  
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者  
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瘵公起其羸○豎○童○之○器公實智  
之鯨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  
昏俾我斯瞽千歲之真公關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  
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應○前○明○教明罰行於鬼神愷  
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

斥不孝弟者以重倫立教議論正大然讀王陽明  
象祠記文謂瞽瞍底豫以後象亦化為悌弟見祠  
之不必毀其立意亦未嘗不正大也作文故須獨  
出手眼





出書題

之不必知其立意亦未嘗不玉也引文為證  
其同時文體雖期必新以對策亦出於新其辭  
亦不若策者之重合五則論命五大然高王則  
山不引賦賦之旨

零陵郡復乳穴記

越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城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  
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也。從祥。字起波。雜然譁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  
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  
 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  
 乃其所為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  
 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  
 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以政不以怪一語。可以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知  
 合浦珠還亦此意也。行文譎矣。而一歸於正。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開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老賦擾。民訟於  
 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  
 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



月牙八家之言卷八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睦尚焉光毅其治州矣及觀傲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藪峰壠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

留留一作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開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寶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

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曰吾志也遂刻之

學問有藏修游息為政亦然蠲其煩囂養其靈明

與屢省乃成固並行不悖也中間風生翠留魚鳥

自得披讀一過令人神往其間

唐末八家文讀本卷八







出温風不爍清風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語韻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  
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遷茲邱之巔奧  
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君子

曠如與如必宜相兼若以邃為病未免偏於一而  
闕其一矣前平後側句雕字鏤情文並至

永州新堂記

斗。峭。摩。天。將為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罔。之。瀏。如。既。焚。既  
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唐元八家言卷之八

柳州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入作堂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語語收繳全文用意正大作法周客勿以尋常頌  
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揚語視之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  
二千石楷法

起手陡然而來倚天拔地後段推到政治上為刺  
史作記自應有此一番議論非諛之乃規之也中  
有用韻語有雕琢語獨推作者擅長

唐元八家言卷之八

柳州

言

茂生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達不陵危。環山回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著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  
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達不陵危。環山回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著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  
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是厚貨居毗。移於閔壤。伐惡木。荆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施視具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離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晉。身。雲。海。間。極。大。之。大。觀。而。無。感。矣。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理溪。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唐書卷之...

柳州

與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鑿。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齊梁漢京合為一手。

唐書卷之...

...



唐史八家文讀本卷八

柳州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  
 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丹碧之華葉駢植與上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  
 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  
 儼若膏溲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丹碧之上  
 本有知字  
 唐伯生曰  
 丹碧華葉  
 皆實字皆  
 如字不得  
 今從之

唐史八家文讀本卷八

三

際行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  
額頷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  
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  
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  
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  
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  
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遊黃溪不過十餘里却寫得如千巖萬壑幽峭深  
邃平遠無境不備手有化工不同畫筆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九

柳宗元子厚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

同隙

反落始字

點始字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

或與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埳若穴尺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遜隱紫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蒼勁秀削一歸元化人巧既盡潭然天工矣此篇領起後諸小記

鈞鐻潭記

鈞鐻熨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巖

鈞鐻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與委勢峻溢擊其暴勢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激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一筆墨孤憂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九

銛鉚潭西小邱記

亦跟西山入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銛鉚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上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

成良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然迴巧

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父過而晒之賈四百連成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

也

結處忽發感喟反覆曲折此神來候也記中又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省南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記潭中魚數語動定俱妙後全在不盡故意境彌深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交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列曲折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梓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注一語  
○八○字○已○抵○一○篇○遊○記  
○中○有○石○故  
○記○山  
○石○子○也  
○記  
○石  
○記  
○草  
○時



月... 卷九

而蔓生膠轄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

眾草紛紛紅駭綠蒨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歲寒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水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表氏故以名焉

記水記山記石記樹記草無不入妙尤在記風一

段共九句凡性情形勢往來動定一一具備可云

化工○王右丞安知清流轉忽與前山通神來之

句讀舟行若窮二語故應勝之○此與後二記在

西山南路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苟陷巖石下北噴小潭潭

幅員減百步清深多鱸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其側比詭石怪木奇卉美筍可列坐而

麻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如遠子從

州牧得之攬去斃朽決疏去石凱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



其陽裨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繩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應窮字  
於是始窮也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補袁家渴篇寫風所未及通  
體俱階潔

石澗記

○亦夢上石澗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上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砥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州

連袁家渴石渠二篇俱以窮字作線索。柳州游山水記諸篇有次第有聯絡而又不顯然露次第聯絡之跡所以別於後人。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放開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疑有辨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無倘恍無定



唐·宋·八家文評本·卷九  
柳州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沈洋恣肆之文。善學莊子。故是借題寫意。○此西山北出一支。不與上七篇連屬。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四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覘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樽櫨節椽之華。不斲椽不削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岑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拱。蒼翠詭狀。綺繪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攘接荒服。俗參夷。徵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數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

百三十八

後注



山以寄勝概。乃墜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  
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  
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  
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  
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鮮秀刻露。有情有文。或云此獨孤及文。誤入柳集  
中者。豈因其風格少近耶。然柳寬為子厚。兄仍是  
柳作無疑。

唐故御史周君碣名子諒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  
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  
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後者始畏公。議於呼古之  
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  
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



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  
軌兮

立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此治  
亂之轉關也子諒以直諫杖死子諒死而諫者無  
人矣乃立宗不聞悔過而後世不加褒封立碣表  
墓其容已乎文中不輕下一字表正直誅姦諛居  
然史筆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險實高祖  
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  
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  
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  
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  
抉邀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  
喉家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  
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  
尤道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

明如



唐元宗... 許敬宗... 二佞人柳州

元制禮辭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擊綴取一切

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

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期歲

畢具刺金州决高施隙去人水禍渚焚原茅闢成稻

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

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襲事曰不得三十

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名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

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

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瘧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

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

一段文字  
學扶風而  
又變其面  
日子厚極  
得意處

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觀喜博弈知聲

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謠謠舞擊琴織屑促密皆曲

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

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

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

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附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家

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奏柳州

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

實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

首南



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  
藏之府室史於柱下邛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  
作牧於金金人之懷溝防漢許墊沃卒移增我歲食  
易其芋魁游手罔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於都  
百務敘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  
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  
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  
期賜其還鬼神不奪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  
叔靈是附封叔爰歸以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  
遂升其趺於道之周

陸文通先生墓表

本名淳避憲宗諱故易質

左公穀鄒夾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讀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  
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  
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  
左視右傾。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  
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吏君臣詆。恃者前世多有  
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  
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明如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柳其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封禪書旁觀四塞的苞羅旁觀膠轄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信二州守人知仁永貞

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憲宗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峻整醇厚。唐以前說春秋者俱信傳以測經自啖助趙匡及陸質始據經而核傳後宋儒得所據



依其功不可沒也。篇中明章大中以下一段極言所學之醇得春秋之體要矣。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廊四州。曾伯祖諱夔。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澨。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六

六

首南



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王弼易也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邈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懼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耜耕作。三老

月...卷...

柳州

五更大...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棟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辱焉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

唐...卷...

七

明如



任可以自請此唐代聽人情社臣下處

時盧岳妻分家貲不及妾所生子訟於官盧佑欲罪妾御史穆贊不從佑與實參謂于上証贊受金下獄弟實訟冤命柳鎮及

李觀楊瑞覆治之寃得白

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閩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倭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

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揮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實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

卷之六十一 李觀楊瑞覆治之寃得白



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附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願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太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性。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

辭云。

子於父母。所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天可贊頌乎。表中即將侍御史生平著述。層層叙去。而始進之正守法之嚴。廉而不劇。剛而不倨。俱於言下遇之矣。後人述祖父德業。處處先下贊語。全失立言之體。



段太尉逸事狀

名秀實字成公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嗾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漿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  
 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唐身公多言才

柳州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立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白恨死猶  
抱恨欲死  
後朱泚亂  
時謀尚在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二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

唐身公多言才

柳州



唐書八家之評卷九

柳州

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

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

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間過真

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

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

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謹狀

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其清節。

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

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

狀。至宋初始補入之。

五宋八家之評卷九

三

長



八  
年  
八  
月  
之  
言  
之  
九

州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或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都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計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  
 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

不通相道  
 而侵眾人之職者固  
 非大臣乃  
 又有外託  
 有容而漫  
 無可否惟  
 以安無  
 事保全祿  
 位為長此  
 之續也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染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咸懷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同人云。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弼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復而易厭。如弼洲言是。認煞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結構精嚴。無一懈筆。題用譬喻。不須說出正義。令人言外思之。此則六義中比體也。先喻後正。而

透發正義處。層層迴抱前文。文各有體。不得以太盡議之。



唐書卷之...

柳州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成懷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祝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此為勤民而不得其道者言。若戕虐其民。如根拳土易。一派固不待言也。柳子主意。蓋在蓋公治齊一邊。問養樹得養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於芻蕘也。古人立私傳。每於史法不得立傳。而其人不可埋沒者。別立傳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駝。宋清





諸傳同於莊生之寓言。無痛例視。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離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



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

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

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

翦乎。吾見虫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

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

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

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

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

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

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

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以一市字發出無限感慨。後段如太史公憤激於

親戚交遊。莫救視也。筆下亦跳脫有活龍虎之狀。



童區寄傳 區讀歐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沒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格之。至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

唐宋八家文選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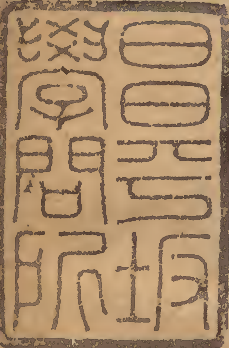
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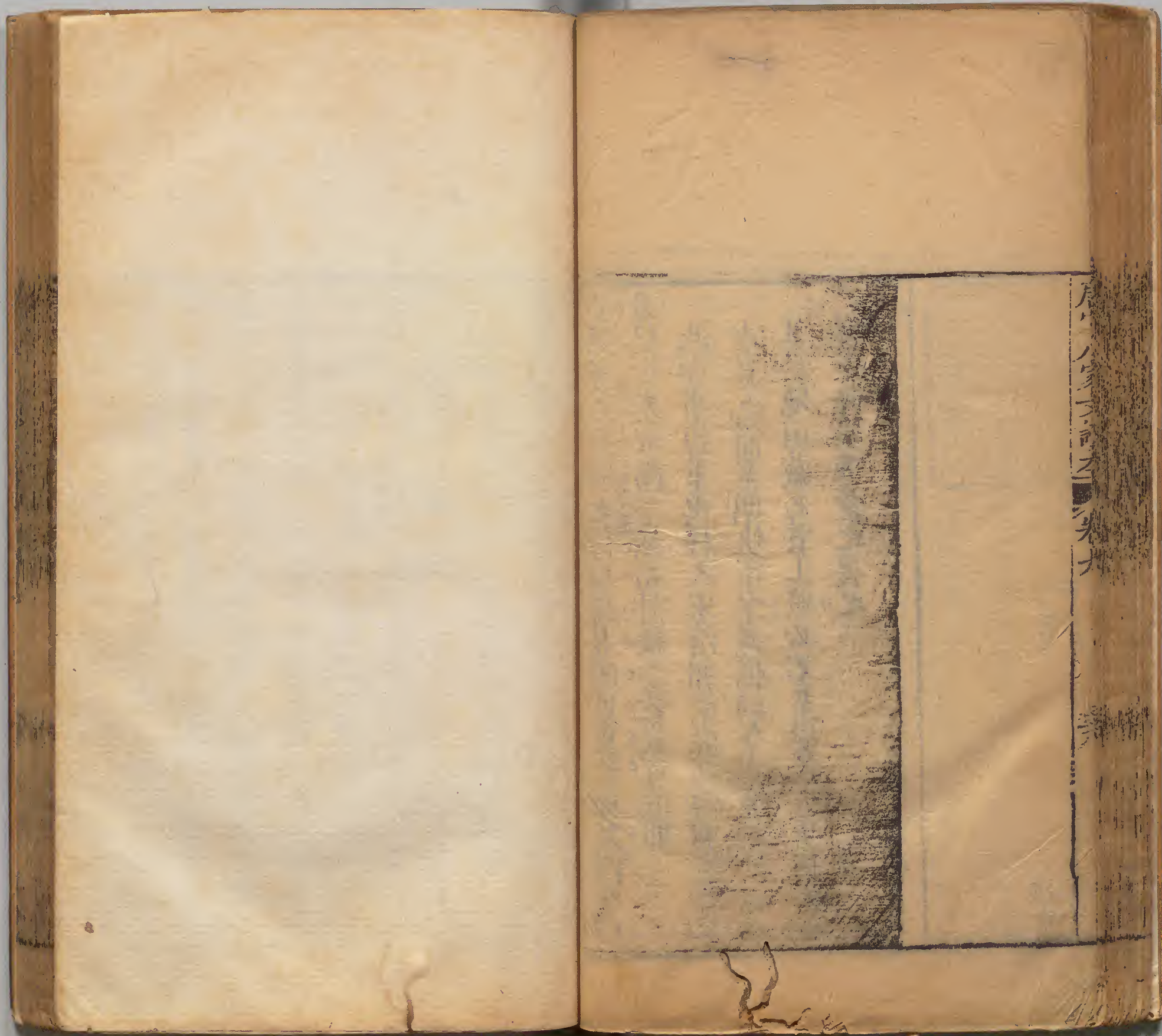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  
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雨  
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  
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一人得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願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迫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此即事傳事與梓人宋清郭橐駝諸傳別有寄託  
者異也簡老明快字字飛鳴詞令亦復工妙假令  
其持地圖藏匕首上殿必不至變色失步同秦武  
陽之怯矣我愛之畏之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論聖皇子誄

忠告文庫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如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儲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亥國公主近已出降

每家人家文讀本卷一 忠告文庫 當南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錯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樹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安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人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明如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儲同人云。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借公主出降作引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

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可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奏疏文應以歐公為第一。

○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疏時止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為一德之朝。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  
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  
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以此句為主。下反。漢復發明之。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  
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唐末八家文評本卷一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  
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更謂兩統二父以致  
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  
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  
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  
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  
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  
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是也惟其所大在此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以下反復曲折以申明其意無稽而禮經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常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眾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宋代優容  
外庭明世  
宗康朝逐  
修以逐已  
私可以觀  
世之升降  
君之台臺  
矣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  
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性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  
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  
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  
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  
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  
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廬陵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  
睿聖理無不燭今眾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  
將從眾乎則眾議不見其可欲違乎則自古為國  
未有違眾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霽然下詔明告中外  
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  
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  
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  
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此酌乎情理之至無

皇伯無稽決不可稱

莫



可移易者也。歐公所議本極平允。後張璪桂萼乃欲藉口以行其干進之私。歐公果任其咎乎。皇伯無稽之說。欲易去父名而薄其所生。故歐公有是議。張桂議稱孝宗為皇伯。是欲專厚所生而使大宗中絕矣。蓋尊與獻為帝是也。而欲中絕孝宗。此二不人之邪說也。論世者得此意以求之。則漢安興獻典禮可以折中矣。楊廷和諸公欲改興獻為叔。亦入於偏。不如歐公之議平允。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艦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州又



時事驗之○適與太平○相反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示兵象也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

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太豐孰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敝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



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歐公作蜀王世家論謂奇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獨盛於蜀惑者可以思焉此言最足警醒劄中先言寇賊紛起未為太平次言一歲之中天象告災不宜又示太平之道等字次言木文果真亦祇云太平之道人君正當修道以致太平不得謂已臻太平自生豫怠也文如燭牛渚變怪造妖妄者不啻奪其魄矣人臣引君當道正須如此倨直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末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壁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伏生傳書壁道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不遺遺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家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五家八家文讀本

上

樂行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為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讖緯之學起於王莽時劉歆之徒相與偽造而又託諸孔子之言光武信之曹褒宗之所以羣經緯書傳至有唐不廢緯學一科也歐公請悉刪除其功偉矣樸茂簡老言無枝葉猶近漢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若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格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彼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駢翻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若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格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彼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駢翻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唐介諸臣  
國言大臣  
不務居故  
如此立論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顯然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言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眾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

唐史文責本 卷十 雜新



秦乙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未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  
 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  
 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  
 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  
 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就使言雖不中而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  
 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  
 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

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請官幸蒙陛下寬恩  
 各得為郎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  
 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  
 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名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  
 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欲說言大臣之難先說諫人主之易蓋以明聖待  
 君使君聽其言而易入也又將逆耳之言與阿順  
 之言分別忠佞而未以諸臣之顛跌不悔始終不  
 節明其非妄論大臣則唐介等之當名還灼然明



矣。婉切紆回。論事者宜奉以為則。

廬陵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人。傾陷正士。無不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  
 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不  
 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不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

煥行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頃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權○效○肺○肝○一○言○扶○摘○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名○閣○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一○層○俱○同○步○一○步○辦○法○。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禮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以異字破朋黨則云忠臣有不和之節以讓字破專權則云遲緩自疑作事不果俱透過一層說來未纔說四人之有關係與國事之當任此四人言



言動聽人君安得不霽頽受之。

論修河第三狀

時河決商胡趨思真買昌朝議塞決口開橫隄復故道累歲未定李仲昌又議開六塔道更回遠公初狀駁賈二狀無駁兩議而仲昌持之此狀專駁開六塔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隄。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之舌可回。



三 廬陵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西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暇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力不

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與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

唐宗入京之實本

卷十

樂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廬陵  
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

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猶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因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廬陵  
振公



唐宗八家文讀本卷十  
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棗。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滯。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壟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

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災患者。亦○治○六○塔○之○害○又○患○可○知○矣○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

唐宗八家文讀本卷十  
唐陵  
燦行



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異○恩○賞○之○資○也○况○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前○三○段○洞○悉○人○情○後○三○段○究○析○利○害○總○以○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真○老○成○經○國○之○論○武○侯○不○從○  
魏○延○出○子○干○谷○之○議○亦○然○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夫○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

明如



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未。住。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

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編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唐文公家語本義卷一 三 虛度

揚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意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昌黎尔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處。篇末引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合意未申也。此透發禮義為勝佛之本論。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



文襄



春秋論上

宗密與韓愈二書對觀合錄

未申也。此意發難為難。則之本論。其對曾文公。昌黎然其言。論之。其理直而微。以類之。其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

或襄



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

本篇正文  
至此而止  
下以二難  
二解作收

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



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亦愚空起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有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象說，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名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餘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子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何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

漢爵



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宛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總以書公為憑而斷其決非攝位，用筆之辣，何啻斧以斯之。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敢。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攻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此駁去原不討賊而說非實弑一



此駁去不  
責趙穿一  
說

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止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

此斷趙盾  
實弒君

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之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劫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為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為父

變極



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

此斷許止  
嘗藥父

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亦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嘗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



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前半論趙盾實弒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藥申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列，斬盡葛藤，誅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觀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昭就令公則操刀者雖二人，而弒君者實司馬昭也。然則夷臯之弒，趙穿為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昭，就令歸而討賊，亦不得恕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直刺其心方為痛快。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卷十 咸懷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大。意。此。下。引。古。之。證。  
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  
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

長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與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反反覆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未歸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見人若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漢桓帝時。黨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獻帝獄已解矣。文中偶誤引。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  
 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  
 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  
 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  
 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  
 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正論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正論收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威德  
 事。而歐公以為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為常。恐後世  
 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  
 其惠而不知為政。正是此意。○縱囚事後漢戴封  
 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



曰。予之不欲。汝惠太宗。出。漢。桂。在。辭。行。中。  
 其。惠。而。不。味。然。如。五。其。北。意。○。雖。因。事。而。意。雖。其。  
 蘇。口。以。行。其。後。之。來。出。子。或。非。與。齊。入。孟。子。曰。  
 車。而。過。公。以。為。不。道。人。計。善。結。以。其。宗。恐。其。出。  
 發。之。三。下。其。出。之。因。四。百。來。禮。拜。北。太。宗。州。對。  
 本。心。入。計。不。其。心。之。出。而。計。其。下。其。  
 一。限。餘。入。其。計。不。其。下。其。天。下。之。常。計。平。  
 五。餘。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  
 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  
 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  
 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  
 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  
 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





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

廬陵

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  
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  
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  
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  
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  
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  
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  
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  
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  
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

必以紆餘行之有待二字開下  
明如



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之闕失即借往事以形之故今天子以下只輕輕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

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五君有納諫之明也夫衣章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相引老泉所謂紆徐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與高司諫書

士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鄉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上不其  
紫要文境  
亦平衍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 無異眾人果賢者耶此不得使子之不  
疑也自足下為陳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  
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  
孰不愛之雖子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子自聞足下  
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  
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  
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子始  
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  
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

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  
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  
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  
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  
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  
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  
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  
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全班行中無與此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  
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  
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  
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  
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  
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  
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  
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  
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  
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  
 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  
 某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于今所  
 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  
 正子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

若訥果以  
 此書上聞  
 歐公遂落

申  
 亦貶官

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伏惟幸察  
 不宣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  
 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  
 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  
 暇含蓄



謝含蓄

與孔安。公吳平只三十歲。康盜姑言言。謝不  
無委曲。謝於中。肯不謝。謝於中。肯不謝。謝於中。肯不謝。  
此以中道。四賀一不肖之。謝於中。肯不謝。謝於中。肯不謝。  
不宣。謝於中。肯不謝。謝於中。肯不謝。謝於中。肯不謝。

答吳克秀才書

克字仲卿神宗時為相

唐時稱舉於鄉者曰先輩此仍其稱。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患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  
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特假譽為  
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  
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

振公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痛為文人下開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求之專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力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蕭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盡。若不止焉。孟荀孟子荀亦不易也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証。見足於道者不求文而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况裂文與道而二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為之。



爽然。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其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言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師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

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且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

吾宋八家文書卷之十一  
長仁



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困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



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

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



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則臣下誰可  
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  
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  
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  
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  
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  
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  
無形為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  
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  
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  
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  
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  
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  
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  
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文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鶩高遠而入虛  
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  
尺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  
而鍼砭之耶

卷十一  
張公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迂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列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前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刪書斷自唐虞此孔子之慎司馬遷雜采戰國秦漢間說與孔子刪定之六經合而成書文雖可觀而抵牾特甚蘇允明所以有錦繡繪縠錯而紉之之譏也文本杜佑通典而詳切著之此種文絕有關係

後序

帝王世次圖之後序也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











詩子美燕  
進於院  
中察神例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  
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  
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  
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  
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  
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  
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  
而派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力欲燕費  
子美承例  
請諸名流  
李定欲典  
會而子美  
却之王拱  
長李定帶  
游於時侯  
閣之士罷  
逐一空子  
美除名為  
民杜初公  
亦罷相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閒予舉進士於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  
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  
謂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  
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  
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

蘇東坡文讀本卷十一  
蘇東坡文讀本卷十一  
蘇東坡文讀本卷十一



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  
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  
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  
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  
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  
子美獨不幸死矣嗚呼豈非其命也悲夫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  
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  
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  
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  
鬱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  
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學亦六經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三



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既今年五  
十句知序  
為生時作  
也結九其  
後十五年  
聖俞於  
京師云  
知他時補  
書於序後  
也細玩自  
明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諸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前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詠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

吾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三



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廬陵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之矣  
 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喜宋入家文讀本

卷十一

三

振公



離行。文。淺。深。注。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類。幾。亦。坐。子。美。事。時。答。賦。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此。就。有。文。集。者。寄。說。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

墓誌



一志  
 言言悲歎。前年只大醉。這部難。幾在內。此又  
 無。之。文。志。墓。爲。之。文。氣。貴。文。本。入。主。對。對。對。事。始  
 亦。有。意。而。云。然。  
 不。國。不。肯。余。言。以。爲。難。重。而。余。拜。國。國。國。是。昔。蓋。終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一 長生



兩行中寫  
盡盛衰備  
抑頓挫并  
插入目已  
字句中有  
激楚聲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聞曼卿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唵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子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去二人者子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嶷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從已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為浮屠人作序  
自應留已身分也感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長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者。轉在浮。尾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唐才公家文讀本卷十一 廬陵

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筭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參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人之必然邪接上句備見胸有經緯非大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  
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  
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  
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  
其志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着筆  
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着筆機局變化略不  
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唐才公家文讀本卷十一 廬陵



內制集序

集註  
口宣齋表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  
 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  
 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  
 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  
 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  
 嘗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  
 謂之文章者。與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三大臣。  
 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  
 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明矧子中年早衰。意思零落。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寫盡翰林文章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  
 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芡檐之冬日。睡餘。文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歸田後追憶感亦同此感  
 瞻。王掌如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  
 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

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諱於田夫野老云爾。

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牽於應用。常格不得不然  
 也。抑揚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  
 為未允。予為翰林學士。一年任起居注。四年時  
 際。

聖明喜無青詞齋表之作。今院吏所掌。以日次之者。  
 無遺略也。惟是懸車以後。不無玉堂天上之感。讀  
 歐公作為之。憮然。



廬陵

刪正黃庭經序

託言以破愚惑  
 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先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咸懷



廬陵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觀見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可取也末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并將養生撇去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音衰全在石中也遂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與前開無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申明不好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及無力二層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力豈勿足故用軒旌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清教中自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有學問不然一收藏家耳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為  
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廬陵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事重於言  
言重於身  
此見於  
此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引為修廬陵之証

以下痛掃言之不足恃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歎款最足動人。

漢爵



唐史八卷之四十一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逆文初歸蜀以其祖有功於蜀立論江南又是帶說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徵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詔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唐史八卷之四十一



太祖伐蜀  
王全斌由  
鳳州入曹  
彬由忠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是前後文過峽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忽然迴台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四。川。重。慶。府。萬。州。今。屬。四。川。峽。各。州。府。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叙事後忽借作收於  
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絕







5  
5  
6

琴瑟  
宮商  
角徵  
羽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子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為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  
牙水仙操令人置身三古



